

沈嘉祿

石庫門 夜來香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沈嘉祿

石庫門 夜來香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石库门·夜来香/沈嘉禄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58-1224-4

I. ①石… II. ①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679 号

石库门·夜来香

著 者 沈嘉禄

绘 图 戴红倩

责任编辑 杨柏伟

装帧设计 王震坤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www.shsd.com.cn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8-1224-4/I345

定 价 45.00 元

自序

上海是由大大小小弄堂编织而成的世界，弄堂好比城市的经线和纬线，城市边界划到哪里，弄堂就延展至哪里。弄堂又好比城市肌体内的血脉与经络，弄堂通，城市通，弄堂人丁兴旺，城市就活跃，就健康，就欣欣向荣，活色生香。

现在，不用我说了吧，弄堂正在退出历史。它成了废墟，成了遗址，成了陌生而盛气凌人的高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弄堂刻录在记忆深处。

弄堂生活是市民社会的映射，真实而生动，荡漾着热烘烘的世俗趣味。各地方言在弄堂里通用，生活习惯在弄堂里形成，公共规则在弄堂里产生，它们是约定俗成的，就像小孩子的游戏，可以延续好几代人。弄堂生活最让人兴奋的是它的鸡犬相闻，隔窗相呼，少有隐私，不必设防，前门进后门出，坐下来就喝茶，大家都是一根藤上结的瓜。共呼吸，同命运，说的就是弄堂生态。弄堂让人感动的是相濡以沫，彼此关切，在艰难时世，邻里之间的一声问候，就能化作再坚持一下的动力。当然，弄堂里总会有那么几个狠脚色，他们锱铢必较、损人利己、虚张声势，是人人避而远之的麻烦制造者，不过规则的底线也不敢随意击破，他们知道与规则作对就是与众人作对，大家知根知底，你要是乱来，以后还做不做人？所以在人妖颠倒的混乱年月，弄堂规则基本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一旦风平浪静，规则又浮出水面。现在大家都走出弄堂，来到异样的空间，生活在继续，弄堂规则遭遇了似是而非的国际规则，有些零乱，有些模糊，有些迷茫。

大家对弄堂生活的怀想，并非执意要回到那个空间、那个岁月，而是希望以弄堂生活的经验为底本，经过一番沉淀发酵，提炼成温馨的记忆。你看看当下，表面风光，内心沧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弄堂里的市民生态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大家心有不甘。

这也是我奉献这本书的理由。

当然，上海的弄堂有共性，也有个性。每一条弄堂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更何况弄堂所在的那个区域，不可避免要受到地域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影响。我出生在原卢湾区，35岁前都生活在一条很短的、却饶有趣味的小马路上，第一份工作是在黄浦区，现在居住在原南市区，我将这三个区域都视为故园。现在这三个区合并成了黄浦区。在外人眼里，这是上海的城市中心、繁华地段，但是真正的上海人是有资格会心一笑的。这里的文化是庞杂的、多元的，我们所说的海纳百川，最先体现在这个区域。一百多年前，南市区是华人集中居住、谋生的区域，城墙内外，黄浦滩头，阡陌纵横，河道网布，经济繁荣，人文精萃。尤其是老城厢，经过七百余年的经营，在城隍庙、沉香阁、白云观、文庙、关帝庙、先棉祠、校场、同行会馆等摩肩接踵之处，弥散着浓烈的人间烟火。这里的每条街巷都对应一种业态，代表了自然经济内循环的序列，这里是达官贵人的归隐之地，私家花园曾经多达数十个。黄浦区是英租界，冒险家的乐园，商业文明发达，追求效率，遵守契约，讲求信用，以资本扩张为荣耀，与世界接轨最为敏感和迅速。煤气房、自来水、救火会、发电厂、电报电话、电影电台、

西式医院、西式学校、会审公廨、新闻出版、银行洋行、证券期货等等，上海近代化的许多“第一”在这里落地。这里还有外侨俱乐部、跑马场、电影院、番菜馆、四大公司、大世界、舞厅、洋泾浜英语、会乐里等，一半是海浪滔滔，一半是火焰熊熊。卢湾区是法租界，法国人注重文化先导，追求浪漫情调，虽然也参照了西方的种种制度，但与英租界资本为王的强横做法大有不同，这里弹性更大，缝隙更宽，强调人居环境的优雅、文化艺术及宗教的渗透影响。这里有顾家花园、有轨电车、法文书馆、中法学堂、国际社区、白俄以及罗宋大餐、“中国最大最好的医院”广慈医院、帮会、上海美专、国立音专……还有《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机关和中共“一大会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导致城市规划、社会发展、经济建设以及居民的集体性格与行为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也是历史学家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两次大动作，三个区整合为一个区。主流话语认为这是上海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的需要，而在民众心中却不免要泛起阵阵伤感的涟漪。老百姓在城市大变局的时间节点上尚存一些担忧，最为关切的的就是历史风貌的消逝，弄堂生态的瓦解，区域文化特性的湮没或被所谓“国际化”的表象所覆盖。

这个……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有多大关联呢？如果单纯从衣食住行来说，或许影响不大，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上海人在精神方面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对“我从哪里来”这样的哲学命题也相当关切。地图可以重建历史，

但区域文化的时空边界在哪里，上海人心里很清楚。

当然，上海素来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传统，再过一些时日，这个边界的现实意义就稀释了。时间会治疗一切，时间也会告诉我们一切。在这个花开花落的季节，我把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整理汇编成一本小书，郑重地献给各位。如果能为黄浦区留下一份私人笔记，那可是意外的惊喜啊。在此，我要与读者朋友一起将渐行渐远的岁月再回想一遍，以此感恩我们的父母，感恩我们的兄弟姐妹和左邻右舍，感恩弄堂口修皮鞋的老头和菜场门口卖小馄饨的老太，感恩走进弄堂叫唤“鸡毛换糖”的小贩和准时投送信件的邮差，感恩弄堂里飞起的风筝和守望在屋脊上的野猫，感恩将晾晒的床单晒得喷喷香的阳光和沿着墙角一路攀缘的牵牛花，也要感恩按照阳光政策、实施人性化操作的动迁组……

最后，我非常期待热爱写作的朋友，以他所熟悉的弄堂生活为素材，写出另一种区域文化的笔记式美文，为大时代留下一个小小的注脚。

沈嘉禄

2015年7月

目录

1 自序

一、石库门·夜来香

3 穿过弄堂的目光

8 过街楼

10 灶披间里的闲言碎语

12 东台路

15 大德堂

23 杀牛公司

25 手艺三人

33 阿发老爹

37 吃有吃相

41 夏三冻

45 泡饭和它的黄金搭档

50 同门兄弟一道炒

53 昨日的鲜花，昨日的焰火

58 风筝

61 一群彩色的蚂蚁

66 一切从一只喇叭箱开始

70 茶馆，童年故事的背景

二、后厢房·栀子花

- 77 1949 年·沈家纪事
- 80 父亲的遗产
- 83 最忆儿时菜根香
- 85 妈妈的毛衣，妈妈的手
- 88 五香豆的回味
- 91 哈密瓜是甜的
- 94 我的三位兄长
- 99 姐姐去了青浦
- 107 水仙花开贵客来
- 109 乡关何处
- 112 “霍乱时期”的师生情
- 115 越剧热中的戏装照
- 117 执手相识

三、淮海路·紫罗兰

- 123 1843·西姚家弄
- 127 露天通事，洋泾浜英语的先声
- 131 一百年前的外语补习班
- 135 淮国旧，叫我大开眼界的窗口
- 140 罗宋面包与罗宋汤
- 144 老大昌的碎蛋糕

147	卢湾，长在我心里
151	梧桐树下，值得珍藏的风景
153	田子坊里的女人们
156	一只壁炉的祈祷
159	思南公馆的花香与书声
162	旧书店，城市的胎记
166	带上好友，将时间交给玛赫
170	创意集市，逛逛有收获

四、董家渡·秋海棠

175	董家渡的红月亮
179	有烦恼，抄经去
182	旧衣新时尚
185	孔雀是美丽的
188	朝鲜水泥、古巴砂及香蕉
190	唐宝宝的月饼
193	繁荣的奶油蛋糕
195	弄堂里的私房美食
200	生煎馒头 & 上海
203	美食街上的酒鬼们
211	张三丰的“小花帽”
213	时来运转的“旧货鬼”
219	个人理想与国家意志

五、外滩·白玫瑰

- 225 摆渡船
- 228 苏州河口的帆影
- 231 在中央商场喝咖啡
- 234 窗外两棵“树”
- 236 浮华背后
- 238 国际饭店，城市文明的一个原点
- 243 和平饭店，疯狂的初夜
- 246 老外的海上遗梦
- 248 老码头：在这里登陆，从这里出发
- 253 上海，继续发电
- 255 时尚饭店的噱头
- 259 拜托了，淘宝君
- 262 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行为模式猜想
- 265 梦想在广场中央
- 268 我在上海，上海很远
- 271 让尊严回归我们的生命
- 274 台湾版《上海人吃相》自序

一、石库门·夜来香



我们没有必要与过去决绝，或将自己漂白、整容，逝去的岁月不会再来，但所有的记忆都可以酿成一杯美酒，咂出醇厚的滋味。手持这杯酒，穿过弄堂的目光就能够放得远一些，再远一些。

穿过弄堂的目光

弄堂是什么？这是我在弄堂里居住了三十多年，离开弄堂后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电视台要我写一部关于上海弄堂历史的专题片解说词，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查找资料。那时候许多上海人还蛰居在弄堂里，有一种身在庐山而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这方面的资料还真不多。不过有限的资料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与恍然，我初步了解了它的起源、发展和类型，也大大激发了我对弄堂建筑形态与市民生态的探究兴趣。如果从建筑学的角度说，我获得了新知识，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现成的书本只提供了一个笼统的说法，令人意犹未尽。弄堂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不容回避地推到我眼前。

今天，我想告诉年轻朋友：如果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建筑本身，这对认识上海这座城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也可能误入歧途。我们不妨跳出物理层面，从社会学的路径进行观察与审视，那么我们会发现，弄堂不仅是一种特定年代形成的城市建筑形态，而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真实地反映了人的差异、阶级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差异。如果谁想研究上海的地域文化，研究上海人的集体性格，不深入弄堂的生态，无异于隔靴搔痒。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像鸟一样自由散漫，好不痛快啊。我们打弹子、玩“官兵捉强盗”、扔“豆腐格子”、盯橄榄核，我们踢毽子踢足球最后踢翻了人家的马桶。我们的喧闹声吵醒了在厂里三班倒的女人，于是我们被告状，被各自的大人揪着耳朵押送回家。可是第二天我们照样像鸟一样无忧无虑，为所欲为。然而我们不敢随意到邻近的一条弄堂里去玩。那是一条新式弄堂，有花园、有洋房，洋房里据说有抽水马桶和煤气灶，阳台上有鲜花，每个窗口都拉上了雪白的窗帘，偶尔还能听到流水潺潺的钢琴声，这使得周围格外幽静，静得叫

人犯愁。这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新世界。我们这群野蛮小鬼谁也不敢高声嚷嚷，不敢撒腿狂奔，不敢掏出小鸡鸡对准墙角滋一泡热气腾腾的尿。是的，我们本能地感到，这里不是我们的家园，这里的人比我们有钱，这里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女的漂亮，男的娘娘腔，他们偶尔在窗口探头张望，很快缩回，他们不会跟我们玩。

虽然心向往之，但平时单刀赴会没那个胆量，非得结成团伙才敢进入。

后来才知道，上海的弄堂是有等级之分的。老式石库门里弄、新式石库门里弄，还有花园里弄和公寓式里弄，具体到同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也有精粗优劣之分，比如在外人看得到的几幢房子，门套做得格外精致，楼上楼下的厢房也会装上百叶窗。我家住的是比较大路的一种，有前后客堂，有单边厢房，有亭子间，而旁边一条弄堂里只有前后客堂，连厢房也没有，当然跟我们一样，都没有卫生设施。每天清晨，主妇们将煤球炉子拎到弄堂里升火，火星四溅，烟雾腾腾。还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此起。”金嗓子周璇在四十年代的老电影里就是这么唱的，她为上海弄堂的生活抒情，是上海市民的代言人。

像我们这样的弄堂，一般叫作“里”，六合里、树德里、久耕里、永安里，都是这种格局，居住者大多是工人、店员、教师、小业主，很少有大老板、大知识分子、大艺术家。弄堂里留下几口井，那是法租界未通自来水之前的“遗物”。井圈加了盖，每周四大扫除那天才由居委干部开启，供居民取水冲洗弄堂。沿街面的房子稍许精致点，门面略显高敞，过去都用来开店，时过境迁，门柱上依稀还有些模糊的字迹让我们知道它的前身是酱坊或棺材店。最显眼的，就是红砖砌出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弄堂口门楼，过街楼窗下位置就是弄堂名，浅浮雕或阴刻，一般为名家写的楷书或隶书，顶部正中被花枝缠绕的椭圆形微微突起的位置砌有几个立体数字：1922。

比“里”稍许高档一点的弄堂，叫作“坊”，在我们这条崇德路上就有锦绣坊、华宝坊等。更著名的是淮海坊、霞飞坊、万宜坊等，这是有煤卫、有车库的花园里弄了。如果新式里弄称作“村”或“邨”，比如愚园路上的愚谷村和陕西

南路的陕南邨，那在各方面就更胜一筹了。还有某某别业或某某别墅等，一般比较偏远，所谓“在野为庐，在邑为里”（语出《汉书》），这就是依据了。上海的村与邨，对应了古代的庐，这有点矫情，但也算文脉的延续吧。比如复兴西路上的玫瑰别墅，孙科在此将“小三”蓝妮立为二房，在此消磨了一段缠绵悱恻的时光。上海图书馆对面的逸村，只有8幢房子，却有大隐于市之功，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就住在这里。不过，所谓的偏远，也是相对老城厢而言吧，今天都是市中心黄金地段了。

刚才我提到的让我们野小鬼不敢造次的那条弄堂就叫新华村，以前也是一户人家绰绰有余地占据一幢，卧室、客厅、餐厅、书房一应俱全，汽车间、厨房也设计到位，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

比“里”更简陋的弄堂，一般叫作“弄”，这种里弄几乎没有门楼，狭窄的弄堂曲曲弯弯无穷无尽，低矮的屋檐真叫人走过不得不低头，甚至有竹篱笆矮墙将一个凌乱的小院子圈起来，墙头蹿出一丛花枝乱颤的蔷薇。在那里，几十户人家合用一个公共给水站，电线在空中横七竖八，骂街一类的表演也许是每天的节目。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体力劳动者，性格直率，文化修养差点，他们自有规矩和秘语，对外人也很警觉，一贯的不信任。

不同的居住环境表明，居住阶层的差异也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又反过来影响居住者和他们的下一代。集体性格、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礼数方面，都会受影响。这样就形成了阶层、阶级之间的差异与隔阂。这种差别连我们这帮野小鬼也凭直觉认识到了，我再说一件事吧，在我读小学时，放学后“开小组”这一说，也就是集中在某位同学家里做回家作业，大家可以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而这位提供场地的同学，家里条件一般要好一些，场地要有，家里还要有老人压阵。我家也曾有幸开过小组，大家就可以随意些，闹翻天也不要紧，而到了条件较好的同学家里，大家进门一看，有整堂的红木家具，有落地座钟，有摇头风扇，马上乖巧起来，谁也不会乱来。这不能说是我们敏感，而是这种隔阂的冷峻，让我们获得了撞墙的痛楚。

在我们经历的那场社会大动乱中，这种隔阂被强有力的大手推倒了，至少在表面上，大老粗强占花园洋房是一种“奉旨造反”的正义行为，一种痛痛快快的颠覆，事实上呢，有钱人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穷人对富裕阶层生活方式的模仿也越来越急迫。他们挤占了房子，却无法成为精神上的主宰，这就是文化的渗透力的消解力。

更多的人可奈何地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穿行，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走到隔壁弄堂里去。上海人的乖巧就在于此。

王安忆是在西区新式里弄成长的，早熟的机敏与女性的细腻使她获得对一墙之隔的旧式里弄的真切感知。她在好几篇散文里写到彼时的陌生与震惊，那是对文化差异、阶层差异的最初的感知与评估。比如她在《南陌复东阡》一文里写道：“有一种心境，是被‘后弄’这一式样标明。从这条后弄可走入我家的弄堂，这段旅程就像是一段孤旅。我至今也搞不清，在人口拥塞，四面八方奔跑着小学生的弄堂内，这一条短巷，如何会是难得有人。短巷的一面临了一排教室的窗，小学生的读书声，在这里显得额外清朗。偶尔有人走过，脚步击在鹅卵石面上，也是清冷的。这里关系到房屋的结构，问题就复杂了，而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稔熟到已经没了排序。拉开时间的距离，我只看得见自己像只虫子样，在水泥砖瓦的阡陌里徘徊，有一种盲目，令人心悸。”她又写道：“由于是这样的错综不可遁迹的街道与房屋，邂逅和失之交臂以同样的概率发生，我就老是觉得，在这水泥硬壳子里面，神秘地隐匿着既定的路线，它最终决定了谁与谁走在一起。”

王安忆记录的少女心绪，是居住在“后弄”的我费尽心思也想象不出的，但又是努力踮起脚尖去猜想的。她的判断也与我的观察结果基本一致。

这些年来，随着城市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加快，走出弄堂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急迫。与此同时，有些老房子的拆与留，却激起了人们的格外关注和热烈争论，它们都与上海历史有关，与区域文化有关，与共同记忆有关。不过，有些老房子并无太大的价值，比它们多得多、好得多的老房子都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被毫不怜惜地拆了，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更没有一个字的报道。那么今天的激烈反